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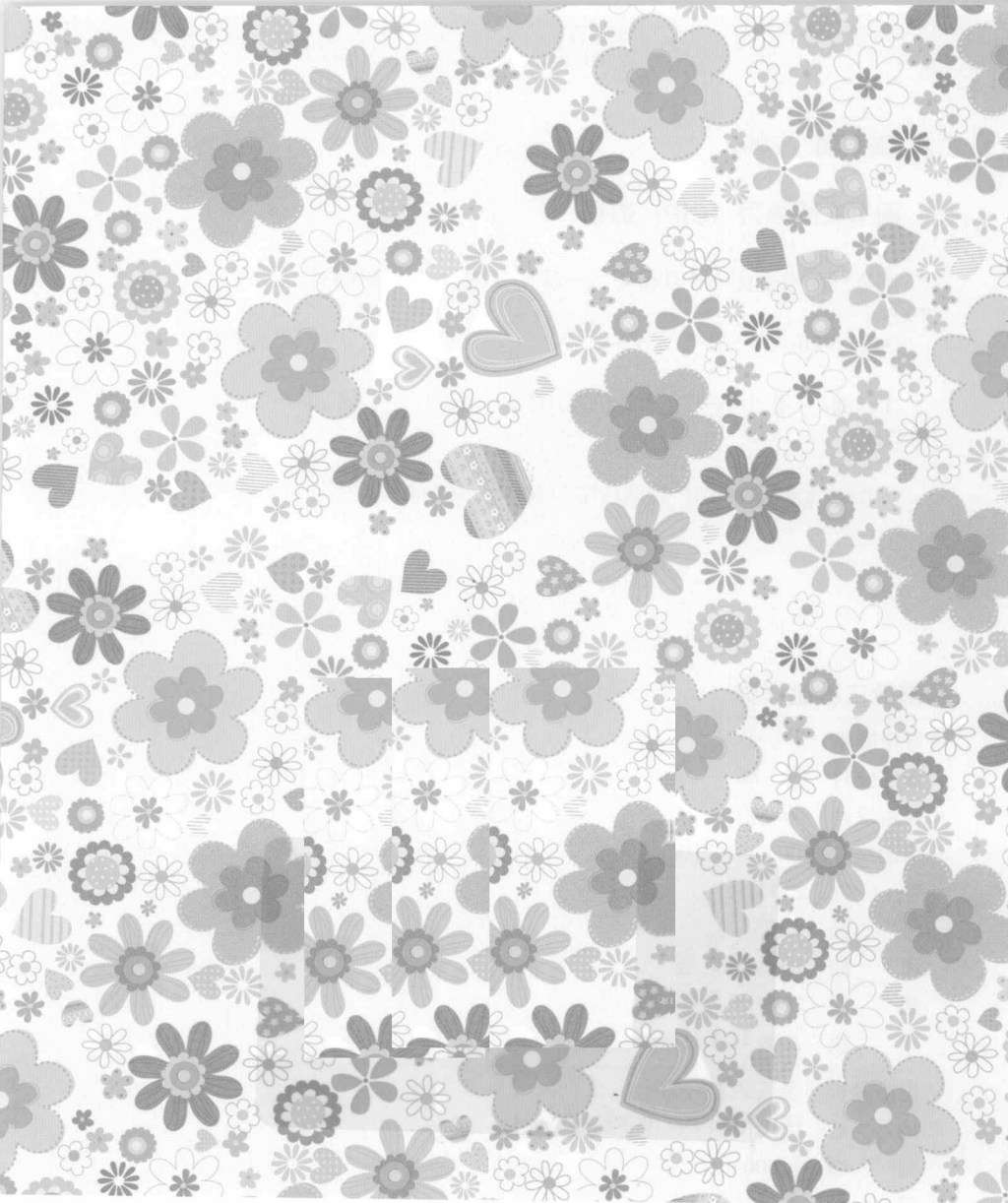
张雨涵 著

献给那些被爱情伤害过，
却依然不遗余力寻找爱的人……

但愿
从此
的
爱
过
你
，
这
样
，
我
才
有
勇
气
去
爱
别
人
。

倒数三秒说爱你

春风文艺出版社



倒数三秒，**说爱你**
Say love you at the...
last seconds
张雨涵 著



© 张雨涵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倒数三秒说爱你/张雨涵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313-3512-2

I. 倒…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0578 号

倒数三秒说爱你

责任编辑 王 平

责任校对 高 辉

装帧设计 冯晓驰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7.125

印 数 1—10 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393

印 刷 沈阳市佳麟彩印厂

ISBN 978-7-5313-3512-2

定价:2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6215008

① 相识何必再相逢

她未尝不是一个有血性的人，当年他转身走开，她也只是死死地抓住自己的手，忍着没有叫出声来。她是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入天色微亮的东方的。

但是这倔犟吃力又不讨好。过了这么些年，她不指望谁来为自己立一块贞节牌坊，只是心底始终有个洞，无休止地陷落，怎么都填不满。而在这之前，她没有力气去开始一份新的感情。

她始终都无法忘记他们的相遇。那一年夏天的末尾，她执意考取千里之外的大学，独自一个人背着包来到这座城市，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金光闪闪的韧性。那一年她十九岁，干净透彻，眼神洁净如水。

如果真的要回忆，这个故事未免冗长了些。她总是没有耐性把它一点一滴都理顺。比如她记得他们的相遇，也知道那惨烈的结局。而这其中的种种，在她心底就是盘根错节的，稍不留神，思绪就会四散飞舞。

过了这么些年，她已经可以镇定自若地面对这些喜欢卷着边舔着她的指甲爬到她左心室的往事，如果没有纪染的这通电话，她甚至需要在早上刷牙的时候长久地回想，才能记起他的模样。

首先是一双漆黑的眸子。瘦削的脸部曲线，高高的个子在地上投下的阴影又细又长。他似乎总是喜欢疏离而淡然地看着窗外，一脸落寞又忧郁的神情。

就在他们分开之后，彼此都以为被对方遗忘了的时候，纪染酒

醉之后给她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如果一切能重来，尹安，我肯定不会那样轻易放开你。”

她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傍晚。夕阳浓烈，涂抹了大半个天空。天地间都是一片橘红色，映得人的脸庞都是红红的。她提着相机跟在杨伊人后面走，周围呼啦啦都是小孩子，她不敢抬头。

她对小孩子总是有种莫名的抗拒。她想起胡兰成写张爱玲，说她自己尚且是个小孩子心性，所以对孩子总是提不起好来。她那年十九岁，的确只是个孩子而已。

这次支教，她是被杨伊人拉来的。杨伊人军训时住在她的上铺，彼此间用了一周的时间来习惯对方的不顺眼之处。后来她们双双成为团队里的文艺之星，于是由惺惺相惜变成了形影不离。杨伊人是本地人，支教也是一时兴起的行为。反正这个女孩做事情从来都不需要经过慎重考虑。

杨伊人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母性，很快与相熟的小朋友拥成一团。她被孤零零地分割开来，站在漫天的暮色当中，无助又孤单。她站了一会儿，就绕过这一圈活蹦乱跳的躯体，朝学校的后院走去。

这是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条件很简陋。来的路上，她听杨伊人说起过。后院是一片操场，几棵稀疏的白杨树。地面都还是泥土，篮球架很简易，两根木头加一个网兜，直愣愣地戳在空气之中。她眯着眼睛待了一会儿，拍了几张照片，想想时间差不多了，就掉头往回走。

她经过那个公共厕所时，被那股浓烈的味道熏得屏气凝神，却也在同时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又细又长，压在嗓子里，直往人的骨头缝里钻。天色还不算暗，四周空寂无人，而那种声音却越来越有嘹亮之势。她捏紧手中的相机，狠了狠心，心想这群孩子尚还没有性别之分，所以硬着头皮红着脸庞就冲进了男厕所。

这是她生平的第一次。后来她休假去云南，在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那里的人上厕所只上一个，男的女的轮流进。她那天憋得急，急匆匆推开门，正遇上一个面色黧黑的男人拉上裤子拉链，惊慌之间，她满面通红落荒而逃。而在这所散发着不洁气味的小学公共厕所里，她冲进去，就见到一个身材颇长的男生面对着她站着。他旁边，立着一个不高的小孩子，裤子褪到膝盖以下，表情严肃而痛苦。她一时之间居然呆在原地，愣愣地瞅着两个人，直到那个身穿白衣的男生淡淡地抬头看了她一眼，她才惊醒过来。

她满脸通红地转头跑了出去，边跑边想，幸好宽衣解带的不是那个高个子男生。否则，这女流氓的罪名，她如何担当得起？手里的那个相机噼啪地打在她的腿上，她倏地刹住脚，掉头往回跑。这新闻，算不算得上独家？熟门熟路地冲进厕所，啪啪地按下快门，在里面两个人都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她掉头疯跑。

高考的时候，因为面容俊秀的班长给她传纸条共约考复旦，她一不小心发挥失常，没有上得了 M 大学的新闻系，沦落到了调剂的工科专业。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作为一个新闻爱好者的素质。她匆匆地找到被孩子围成一团的杨伊人，拉着她就跑。杨伊人诚惶诚恐，不知何事，但是见到她撒丫子跑得这么欢畅，所以也格外兴奋地跟着她。等两个人到了公交车站坐上了车，杨伊人才两眼晶亮地盯着她问：“怎么了？你撞破谁的好事了？”

她还在大口喘气，脑海中反复地想起那个白衣男生又黑又冷眼神。她拍了拍胸口，有些后怕地想，当时天那么暗，她又是逆光，想必，他是没看清她的吧？

到了学校，她第一件事，就是把相机中的那几张照片做了处理贴到了网上，还配上文字，偌大的标题竟是：仪表堂堂还是禽兽不如？民工子弟小学目睹的凌辱小学生事件。图片后还配了文字，言辞激烈地控诉了现代社会的种种畸形怪现象。帖子一经发出，立刻受到广泛追捧。她得意地刷新帖子看留言鼎沸的时候，丝毫没有意识到，也许她该事先咨询一下杨伊人的。

她居然不知道，这次去民工子弟小学的支教行动，是由 M 大学生会一手策划的。

帖子虽然是在一个传媒论坛发出，但是 M 大学的特色专业就是新闻，所以内网上很快就有了转帖。M 大也盛产八卦和愤青，这个帖子很快把内网挤爆了。而那个时候，尹安拍了拍手，和杨伊人去逛街了。

军训完之后，南方来的尹安已经脱了一层皮。她来自一个夏日里始终都灰气沉沉的地方，未曾见过如此茂密的阳光。那时的她天天都笑呵呵地仰着脸眯着眼睛看头顶的蓝天。那种澄澈干净的颜色险些刺伤了她的视线。在深山里军训完毕之后，她整个人黑了好几圈，鼻子和脸颊有些脱皮。杨伊人笑骂她不知好歹，然后就拉着她去买了一堆的护肤品。然而，无论怎样，刚刚上大学的尹安，是一只不折不扣的丑小鸭。

“十一”长假来临的时候，尹安兴高采烈。她利用这个假期逛了天安门和地安门。国庆期间，天安门城楼上到处都是人潮汹涌，一不小心就能把你弄丢在人群里。尹安跟杨伊人十指紧扣寸步不离，尹安眼角眉梢都是神采飞扬的愉悦。十月的京城有着风高气爽的明朗，带着天子脚下的大气与安然，叫人陡然心生爱慕。

地安门是杨伊人带着尹安去的。杨伊人有一半的北京血统，自小也算是在北京长大，所以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自己的亲切与自豪。所以逛完天安门之后，看着尹安闪闪发亮的眸子，她心血来潮，决定带这个南方小姐去自家那条龙脉上走走。

尹安站在鼓楼之上遥望紫禁之巅，胸中油然而生睥睨天下的豪迈。想当年曹操东临碣石，油然而生的也是同样的情绪。所以野心与欲望通常都是需要景物烘托的。假如不给你天下的高度，你是俯视不到天下的距离的。

那天尹安的帆布鞋磨破了小脚趾。右脚上一个偌大的水泡鲜艳锃亮，带着一种战利品似的招摇。尹安头顶着日光灯白晃晃的

光芒，得意地看着那个水泡，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不虚此行。

很多年之后，尹安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也没有机会再次目睹胡同深处的人家，收音机放着马三立的相声，槐树阴影婆娑，扑面而来一片清凉之色。但是尹安清楚地记得那个秋日明媚的午后，她站在胡同里的一棵槐树下，脚下是太阳的光斑婆娑摇摆的影子，她仰起头，视角里便映入了晚霞绚烂的红，连同瓦蓝的天色。不远处就是后海，几盏彩灯隐约亮起，有丝竹之声远远传来。

天空中甚至有白色的鸟儿展翅划过的影子。

这生活美好得出乎了她的想象。那时候，她尚未意识到，其实所有风平浪静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翻天覆地的巨浪。

国庆长假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校学生会组织的社团招新。广播站的播音员学会了煽动，每天都在午饭时间朗诵诗歌。尹安被杨伊人拉住，一头扎进了茫茫无边的各种社团之间。几个人一眼就看中了貌美如花的杨伊人，于是转眼之间，杨伊人的手里就塞满了各种社团的宣传册。尹安顶着一张刚刚开始恢复的脸，一脸斑驳的清秀在杨伊人的艳光四射之下，也只能算是清水佳人。她也乐得自在，像一只小鹿一样游弋在人群之中，神色间自有一番遗世独立的孑然。她眉清目秀，眸子清澈如水，打量着四周的环境布置，脸上带着一股隐隐的好奇，浑然不觉一道目光早已紧紧锁住她，随着她左右摇摆的脑袋做规律的运动。

此时杨伊人从前线杀回来，一抹满头汗水，扬眉一笑：“有没有看中的？姐姐我已经加入了五个社团。”

尹安摇摇头，看着杨伊人蓦然间变得晶亮的目光，还没来得及及说话，便被她箍住手腕，一个箭步冲到了花枝招展的展台前。尹安脚下踉跄，还没站稳，耳朵边上就听到杨伊人啧啧的感叹声：“广播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个鲁豫那样的主持人！”

尹安站稳抬头，面前一个帅哥正一脸僵硬的微笑，保持距离一般退后了一小步。而这一小步，正好被尹安看见。她转过头，

杨伊人满脸亢奋汗珠飞舞，埋头在一堆资料里扒拉着，嘴里啧啧有声：“哇！这是主编这是编导这是记者，哇！这是他们的合影……”太阳光那么浓密，晒得尹安有些发晕。

她有些恶意地笑了笑，问那个一脸阴晴不定的帅哥：“这里招新吗？我跟我朋友想加入广播站，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需要注意些什么？”

旁边杨伊人停下了飞舞的爪子，注意到了这位帅哥，立刻笑得刀光剑影：“是啊，这位师哥，你别光站着不说。别担心，我们是好学生。”

四周光影拂动，他站得有些僵硬，抽出一份资料丢到她们面前，神情间带着一丝不耐烦：“自己看。广播站门槛很高，你们量力而行。”

尹安看着他那副高傲的样子，内心气血翻涌。正想出声控诉，不妨旁边一个冷冷的声音插了进来：“帮我看一下，朱戈弋，这是你们今晚让填好的资料。”

尹安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又冷又瘦削的身影，连带着他漆黑的眸子，都一丝不落地契合了她的记忆。她一下子被呛到了，满脸通红，不住地咳嗽。

他站在阳光底下，皮肤依旧苍白。额前的刘海儿有些长，险些遮住目光。他转过头来，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很久。尹安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被看穿。她咳得气壮山河，目光躲闪。那抹冷冷注视只凝眉不动，似乎要看她活活把自己咳死才善罢甘休。

周围的人都往这边看。杨伊人在旁边不管她死活，抓住那个被叫做朱戈弋的，缠着问广播站的诸多事宜。朱戈弋隐隐不爽，回答却短得不能再短，眼睛却不住地溜着面前的两个人，神色间大是好奇。

而那抹漆黑的目光终于移开，沉默了一会儿才问朱戈弋：“这是你们的新社员？”

他的声音有些嘶哑。如果仔细打量，还能看到他眼底的青色。

这几日他都没有睡好。

朱戈弋不置可否，但是眼神明显带了些趣味：“怎么，想抢人？”

趁着两个人你来我往地说着话，尹安悄悄地往后退了一步。此时不溜，更待何时？还没跨出第二步，身后就传来了他冷冰冰的声音：“你想多了。这个学校小得很，想遇到的，总会遇到。”

尹安如果看到那篇回复过万的帖子，就会知道，他声音里那股恨不能一把掐死她的怨气，是发自内心的。太阳格外地茂盛，晒得她阵阵发晕。她还没来得及撒丫子奔跑，面前就站了一截大山。朱戈弋似笑非笑地看着她，问：“小师妹，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不过，我们的笔试题将在明天晚上放出，欢迎你来哦。”

尹安虚弱而违心地咧了咧嘴，嘴里应着，一定一定。在身后冷哼声传来之前，她逃之夭夭。跑出去好几百米了，她还能听到身后朱戈弋传来的放声大笑。即使不回头她也能想象得出来，那个纤瘦的男生肯定恨不得把她大卸八块才过瘾。

等杨伊人找到尹安时，她才慢慢地缓过气来。她拍着胸脯在心底安慰自己，记者嘛，谁没受到过黑幕背后社会阴暗面的威胁？不怕不怕，她又没留下姓名、身份证号码，让人死无对证。

她不知道，她的死党杨伊人，已经报了名填了资料，并且接到了广播站的笔试邀请。

第二天，参加完笔试的杨伊人，回来的时候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不断念叨着加入广播站的种种好处，这其中包括可以见到不同的大明星，可以随意出入各种活动而不用顾虑门票的问题，揭露黑幕的时候去卧卧底，追星的时候带着长焦炮筒坐VIP专座，还可以假公济私充当媒体人士。说完之后，她眨眨眼问旁边的尹安：“你说，我去当记者还是当主持人？我个人觉得我更适合主持人一点。我这嗓子这身材这样貌……”

尹安双手抱头，一副大势已去的荒凉，抬头看她：“进广播站真的这么多好处吗？”

杨伊人不以为然地鄙视她：“我骗你干什么？这还只是九牛一

毛呢。不过你没戏，谁叫你不考试？还整天以新闻人物自居。”

尹安气若游丝地抚额呻吟：“完了完了完了。”

杨伊人不解地看她一脸视死如归的神情，伸手摸摸她的额头：“你怎么啦？”

尹安一把抓住她的手，哀怨地问她：“你有没有被人威胁过？你有没有被曝光的当事人找上门来过？”她的双眼含着泪花，声音凄婉，“我我我……”

结果，杨伊人果然稳当当地进了面试。

尹安作为“家属”，陪同在杨伊人的身侧。

杨伊人在明白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先是对那个人面兽心的竹竿男进行了一番讨伐，然后对尹安的遭遇表示了深刻的同情。最后她给出的建议是，既然已经找上门来了，那么就要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

尹安虚心请教如何主动出击。杨伊人思忖良久，一拍大腿说：“有了！”

于是尹安雄赳赳气昂昂地陪同杨伊人去面试现场。面试地点在广播站，两个人走进的时候，面试还没有开始，她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门口抽烟的朱戈戈。他也看到了她们，眯着一双桃花眼，冲着她们笑得春花灿烂。

杨伊人一见到他，顿时双眼放光，拖着尹安死活就过来了。“师哥，今天你当主考官啊？”她一副轻车熟路的样子，像是两人已经是忘年交一般。

朱戈戈谦恭有礼地对着她点了点头，然后目光就兴致盎然地转向了尹安：“你是叫尹安吧？虽然你前天缺席了，但是鉴于你表现良好，我们还是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的。”

尹安虽然不明白什么叫缺席了但是表现良好一说，但是听见自己还有一次机会，不自觉就松了口气。

朱戈戈含笑看着她，回头冲里面叫了一声，屋里温温地有人

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一个美女就飘飘地走了过来，目光扫视了一下，然后就冲着尹安笑笑：“进来吧，小师妹。我叫徐若桐，叫我若桐就好。”

尹安忙地握住她伸过来的手：“师姐好，我是尹安。”她在心底擦了把汗。徐若桐，就算你再无知，都不能不知道这个美女的名字。

徐若桐曾是上届的学生会主席。她过人的容貌和过人的才华是成正比的。凡是这样的女孩，在 M 大总是一个异类。或许太完美，传言中的她眼高于顶，芳龄二十二却还是孤家寡人。在学生会主席的任上，她励精图治，第一次在强手云集的情况下，让这所臭名昭著的学校拿下了北京市的优秀集体。消息传来时，整个学校都是一片静默。

那年的任期满了之后，徐若桐就单枪匹马来到了广播站。那时她还不认识朱戈弋，只听说过这个名字。据说那天夕阳西下，一切都透着一股金黄的迟暮之色。她在门口拦下了黑镜遮面的朱戈弋，之后两个人有了一次两个小时的长谈，然后广播站女主播便花落徐若桐，让所有人在哑口无言的同时，也群情激奋。

这感觉就仿佛两大巨头联手，在强强的背后，总有弱者受害受蒙蔽。被排除在真相之外的群众当然有理由愤怒。

而朱戈弋一如既往地无视了群众的需求。他是个成功的总编辑，这一点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并肩而立的时候，郎才女貌，一副天造地设的模样。长久以来，关于他们的风言风语也从来没有断过。而真相，也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那天徐若桐问了一些新闻常识，聊了一些家常，就放尹安出来了。临走时，朱戈弋特意跑到尹安面前，一双桃花眼含着光，跟她握手祝她好运。

两天后放榜，她的名字竟然赫然在列，杨伊人名落孙山。

这就是尹安在步入媒体圈的时候，所遭遇的第一个黑幕。

杨伊人的计划，说起来也简单。她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听到的风声说，朱戈弋是学校的第一把手，用一个词，只手遮天来形容再合适不过。她认为，只要投靠到朱戈弋的旗下，由他罩着，这个学校肯定没有人敢再动她根基。有一句话叫做打狗也要看主人，是不是？

尹安翻了一个白眼，连杨伊人的最后一句话都没有表示反对，就答应了。虽然她见到了那个白衬衫的男生跟朱戈弋打成一片的模样，但是，如果杨伊人所说的都是对的，那么也不失为一条好办法。

这个社会，有个背景是多么至关重要啊。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当事人再也没有找上门来过。这让尹安慢慢地也就放下了心。

放榜那天，被蒙在鼓里的尹安在校园里闲逛，心情说不出的舒畅。十月的京城带着一股神清气爽的味道，四周都被涂抹上了一层蓝，纯粹得让人莫名忧伤。她喜欢抬头看头顶的树梢。斑驳的叶子中间，能看到瓦蓝的天空，以及几抹细碎的流云。看着看着，她的嘴角不自觉地流露出笑容。

说实话，她实在热爱北京，热爱这大把大把泼洒的阳光。她的大学生活才刚刚开始，一切纯洁透明，一切充满美好希望。光是想一想，就让人莫名激动。除却那个徒惹人心烦的男生是个意外，这一切都美好得出乎人的想象。

当然，跟任何对未来充满幻想又不负责任的小姑娘一样，她也渴望拥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这是尹安在北京的第一个秋天。因为这纯粹而透明的蓝，她透过树梢看过去时，心里洋溢着，满满的都是对未来憧憬的热情。

她站在一棵槐树下，看着一条通体碧绿的虫子弓着身子吐丝。一阵风吹过，它来回摇摆。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飞沙走石。在尹安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之前，大雨倾盆而下。她在原地整整愣了五秒钟，被从天而降的豆大雨滴砸得鼻翼隐隐作痛，才突然反

应过来，慌忙地冲着最近的一栋建筑物跑去。

此时，天地间一片雾蒙蒙的水汽。路面迅速地湿透了，雨滴砸到地面上，混杂着尘土与阳光的味道，升腾着直奔鼻端。尹安这个江南的姑娘从来没见过这个阵仗，奔跑间虽然狼狈，但油然而生一股子欢欣。这种雷霆万钧的气势，她喜欢得紧。

正在此时，一个响雷平地惊起，尹安一只脚踏上了大理石地面，另一只脚还无处安放，就一个趔趄，顺着水磨光彩的地面俯冲了过去。那一刻，尹安死的心都有了。

四周一片寂静。除了能听到她裹着一身泥水砰地落地的钝响之外，还有一声不大不小的惊叫。尹安的身体终于在一双黑色匡威布鞋前停了下来。鞋子的主人像是被吓到了，呆着站了一会儿，才突兀地往后蹦了一下，映入尹安眼里的，就是一截细嫩洁白的小腿。再往上，及膝的细格子棉布裙带着一股清纯风。尹安咬咬牙，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暗自庆幸自己小时候学过芭蕾，大劈叉这种事情做得多了。否则今天就不会仅仅是滑了一身泥水这么简单。她揉了揉膝盖，抱歉地抬起头，一双带着不耐烦的漆黑眼眸就这样落入她的视线，不带丝毫掩饰地，那么直接又赤裸。

尹安张口结舌，抱歉的话卡在了喉咙里面，火辣辣地生疼。

这个学校果然很小。尹安心想。

图书馆是经年的建筑了。茶色的玻璃清晰地倒映出人影。三三两两的人撑着伞从楼前走过，更多的人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雷雨困在了台阶上，不耐烦地等待雨停。

楼前的梧桐树被雨水洗得青翠欲滴，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新世界的新生气息。尹安在心底叫苦不迭。俗话说，人倒霉连喝凉水都塞牙。她一辈子英明神武，偏偏这个世界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几千号人她都无缘一见，最不想见到的人却时不时地冒出来，躲都躲不掉。她努力调动自己的笑肌，一看就是虚与委蛇地笑不由衷，龇牙咧嘴地对着自己面前的年轻男孩招呼：“嘿——”

此话出口，她看到茶色玻璃的倒影里，自己的脸部表情已经处于僵硬的极端状态。她在心底暗自吸气，刚才摔倒了一下，现在还能感到大腿两侧火辣辣地疼。

然而那双讥笑的眼睛并不领情。他淡漠地看了她一眼，就转过头对身边的女生说：“没吓到你吧？我们再等一会儿，雨该停了。”

他关怀的对象就是刚才尹安看到的有着一截洁白娇嫩的小腿的女孩。尹安深吸气又缓缓吐出，小心翼翼地往后躲了两步。没看见？那最好不过。如果以后他都看不见她，她更求之不得。此刻雨小了些，西天竟然隐隐能看到云彩和光芒的痕迹。

她想息事宁人，对方可不。身后的女孩此时软言娇语地道：“……那人你认识啊？真是让人意外呢……”

尹安身子一僵。只觉得脊背上一阵森冷的目光掠过。半晌才听到那个有些暗哑的声音淡漠地响起：“……我不认识。”

尹安直想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世上有这等好事？前几天他还磨刀霍霍向猪羊，今天再相逢，却已经不识旧人面了。她想偷偷地笑，却没能忍住，嘴角一弯，还没来得及藏好，面前忽然就多了一个人影。她仓促抬起头，他正一脸沉默地打量着她。那双漆黑的眸子深处，有一股晶亮的光芒。如果尹安没看错，就是他恨不得一把掐死她却又嫌手脏的厌恶。

她一下子满脸通红，呆呆地愣在原地。是啊，她不假思索按下快门，又不假思索上传了照片。即使脸部被打马赛克，但是只要有熟悉的人看到了，肯定是会认得出他来的。她从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如果是她误解了整个事情经过，会不会就是毁了一个人的所有名声。

他与那个女生冒雨走了。天地间一片雾气深沉。她的目光投得很远很远，却忽然之间控制不住地懊恼起来。

那天晚上，她的脑海中反复地想起他漆黑的眸子，又深沉又绵长。

放榜的那天之后，尹安随着名单而声名鹊起了。不知道谁放出的风声说，尹安是靠着朱戈弋的钦点进的团队。与此同时，又有人爆料称，曾经风靡 M 大，霸据 M 大十大新闻榜首的“凌辱小学生”的新闻，就是出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尹安之手。虽然那条新闻已经被证实为报道不属实，但是当年它的影响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投到了 M 大。

那个新闻的主角，可是大名鼎鼎的纪染。

纪染何人也？在 M 大，他也算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纪染比尹安高两届，是电视学院当年录取的第一名。以他的成绩，去北大清华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他的高考志愿填报的第一专业就是电视编导。

电视编导专业一向阴盛阳衰。全系一共八十七人，七十一名女生，十六名男生。略去其他不表，论样貌，纪染不算其中翘楚。但是他高鼻深目，瘦削的脸颊颇有立体感。加上平素他不苟言笑，眉峰蹙拢的时候别有一番风情。换句话说，纪染是气质型帅哥，跟那些油头粉面一看就是小白脸的帅哥相比，他其实更有吸引青春期少女的潜质。

但是偏偏这个集一身光芒的才子，两年来身边之位却悬空——多少人望穿秋水的位置，两年下来，败北的姑娘已经足以铺平北院的篮球场。

忘记说了，纪染是轮滑社的社长，没事的时候自己写剧本拍片子剪辑。算得上半个艺术青年。

当时，帖子一出现，就有人认出了照片中的主角就是传说中的纪染纪大才子。随着跟帖的迅速增多，不少人都证实了这个猜测。等到纪染听到风声打开电脑找到帖子时，帖子的跟帖量已经到了几千。

他看着那个报道，想起那天勇闯男厕所的小女生，心底又好气又好笑。后来他发了帖子澄清事实，学生会的主管领导也一再

说明那只是个误会，但是这依然不能抹杀传播流言的群众所津津乐道的兴奋之情。那个时候，他筋疲力尽，被每个熟识的朋友几乎问候了个遍。走在路上，原本一片爱慕的目光也变成了窃窃私语。他到底该怎么惩罚那个罪魁祸首？

时至今日，尹安有时候会回忆往事。但是这样的时刻毕竟不多。她现在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小小员工。毕业一年多，她含辛茹苦咬牙切齿，总算一身薄肉地在刀山火海上走了一圈回来。如今她不再单纯如昔，不再会因为领导的一句夸赞而兴高采烈，因同事的一句薄责而难过半晌，因大强度的工作而神色萎靡，因粗心而不断犯错。时至今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她尹安也终于媳妇熬成婆了。

部门新来的实习生们一如她当初那般青涩。中间有个瘦瘦高高的女孩，说不上漂亮，但是一双眼睛格外明亮。她很沉默，犯了错也只是微微低着头，侧耳从一堆指责里拎取有用的信息，脸色苍白，神情却倔犟。

尹安冷眼旁观了几天，终于忍不住跟领导请缨，要过了这个名叫柯苏的女孩，打算亲自言传身教，调教出一个尹安第二来。

有时候想一想，她也算是过来人了。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却也时常眼神疲倦，有一种历尽沧桑之后的平和。虽然她刚过本命年，头发清汤挂面，时常帆布球鞋牛仔裤，有一种质地精良的老黄瓜刷绿漆的感觉。外面看着新鲜，实则早已垂垂老矣。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开始觉得自己老了。才不过二十余岁，青春还将逝未逝，很多美好都还没有开始。可是她却早已丧失了对未来的期望。活下去，也许只是一种本能跟惯性的作用而已。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竟然也开始回忆了。

那天尹安起了一个绝晚。等她挣扎着睁开双眼，太阳已然晒了一地的光芒。床头墙上挂着风格简约的钟，长短针重叠在十二